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寒山帚談 目錄 卷上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趙由青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寒山帚談目録　藝術類一　書畫之屬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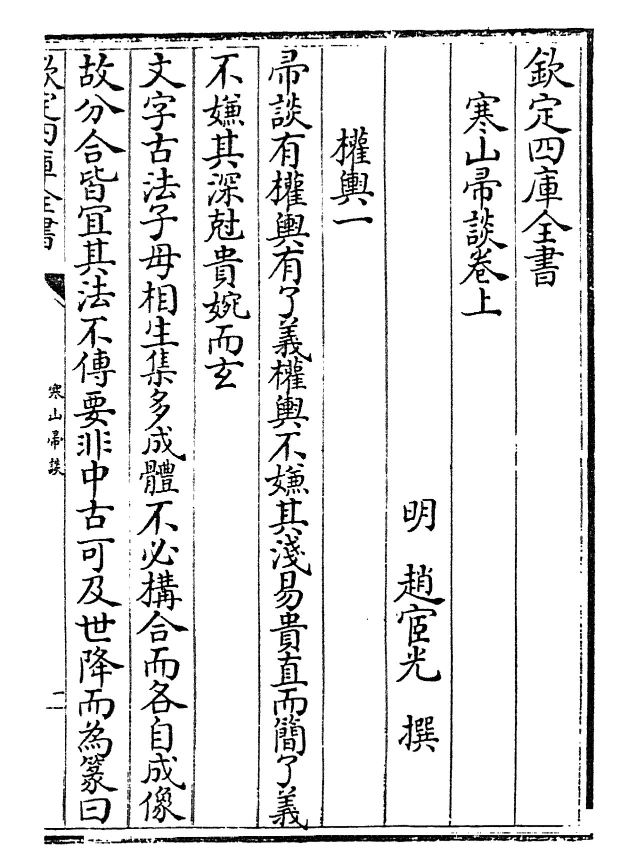
金石林緒論　前表志傳

臣等謹案寒山帚談二卷附拾遺表論共一卷明趙宧光撰宧光字凡夫吳縣人隱居寒山之陽因以為號是編本在所撰說文長箋中而析出别行者長箋穿鑿附會且引據疎舛頗為小學家所譏而篆文筆法則頗有偏長故此編尤為後人所重上卷四目曰權輿論一十五種書也曰格調論筆法結構也曰

力學論字功書法也曰臨放則力學之餘緒析而為篇者也下卷四目曰用材論筆墨硯紙及運用法也曰評鑒論辨識之淺深也曰法書論古帖也曰了義論書家秘諦也其拾遺則闡發未盡之意各注某條補某篇字而以金石林甲乙表及緒論終焉曰帚談者蓋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意耳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寒山帚談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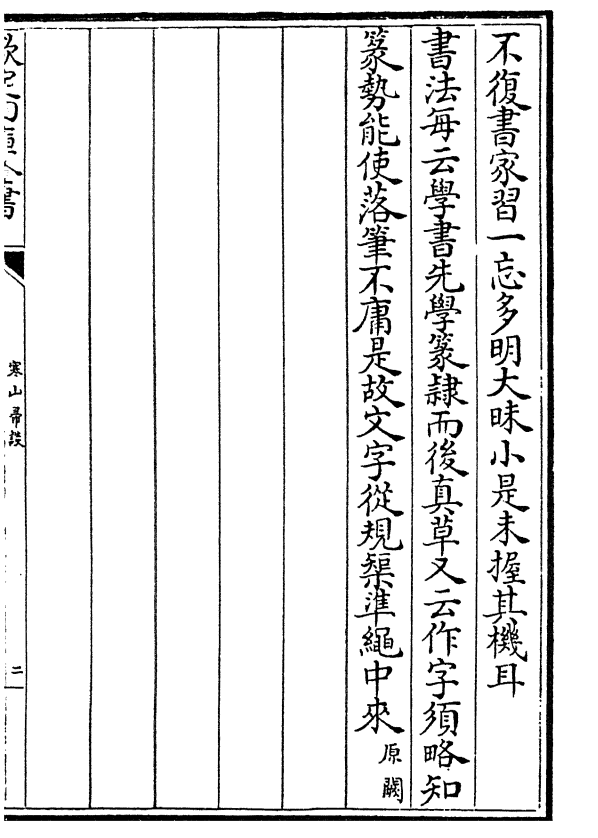
明 趙宧光 撰

權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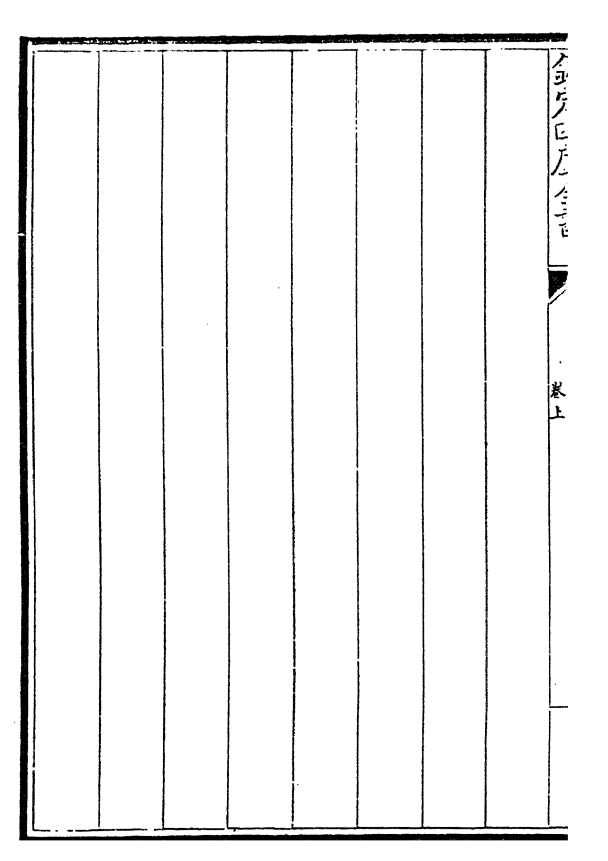
帚談有權輿有了義權輿不嫌其淺易貴直而簡了義不嫌其深尅貴婉而玄

文字古法子母相生集多成體不必構合而各自成像故分合皆宜其法不傳要非中古可及世降而為篆曰

大曰小曰繆從一法生負抱俯仰構結不離猶之地天否泰隂陽絪合莫可分折其法若存若亡亦非後世可及再變而為徒隷縱逸為體波折為用體用相乖跳躑飛動以過為德而書道衰矣其法揣摸成體或得或失三變而為真書偏側為體挑剔為用本來形義蕩然有書道絶矣其法恣為妍媚舉世自好古今皆是也四變而為稿草書就勢為體放逸為用取影忘真時露根氐除是惡俗野狐名家者流未必無合道在宇宙無往


不復書家習一忘多明大昧小是未握其機耳

書法每云學書先學篆隸而後真草又云作字須略知篆勢能使落筆不庸是故文字從規矩準繩中來 原闕



縣戣戈拂挑剔出于柳葉倒鼺至于坿體搆結則十九

不用矣若趸之在閫趸之在蹇寸之在寺帝之在圍或

之在國必須就簡結束若仍用獨體之法便不是書俗眼似娟難逃識者

一于真字无情一于草字無性一于篆之流盼一于隸失根據篆隸之于真草亦然

字之横直波折必有來歷書家漫然寫去未始不快雖然終是糊人耳目因形得篆因篆得隸因隸得真行稿草便是頂門上鍼無所不達且易為力力簡功多莫此為便不知者反視為難正是不得其道無門可入求是

門者不必求人何代法書書法不洞開無隱乎人自不求就此周行耳

真書不師篆古行草不師章分如人食粟衣絲而不知蠶繭禾苗所出也晉唐名帖每有奇鉤怪引轉盼非常之丈未始不疑其闕誤及觀古跡宛然恍遇回視前日都成夢幻

書法止言真書須粗知篆體余則以為豈惟真之取篆即篆隸不得真草不成名家常謂一法不通儒者所恥

若一體不通亦書家所恥也篆無隸法不得飛白無草法不得古雅無斯法不得嚴肅一篆如此展轉可推但篆之集美可以言粗若諸體法篆粗則浮淺蒙莊言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時俗之書常逢顛躓者正以不知篆法即知亦或粗耳

學法書必不可先學下品軌轍古人云法上僅中淺言之也至其實際要知中由上出下由中來不師其師而師其徒謬誤矣愚極矣故凡學大篆必籀鼓小篆必斯碑古隸

必鍾太尉行草必王右軍徒隸必歐虞諸公之書從此參
求古今名跡而後可真楷不取鍾王者小字無佳帖從唐
求晉不得已耳非晝于唐也不得佳帖而漫然好古取其
敗處臨摹徒資識者一粲不從上來學者竟不自知
篆法常談鐵晝銀鉤晝易解鉤難明唐宋而下骨力柔弱
者此語蔽之也篆之宛轉處宜勻者無論矣其不必勻者
會須迭蕩頓挫始有筆意近見鐫工改而相配便不成觀
此意與行草過脈處著意于筆鋒之説相類然似是而非

篆筆主到行草不必到篆是實體草是意興故不倂也陽冰伯琦各自名家惜其骨俗時限之也陽冰可取處少而去古近伯琦可取處多而去古遠近顧取少者珠玉在側也遠顧取多者時媚繼出也故曰時限之也何謂近曰圜何謂遠曰方篆法圜不法方以定二公優劣或謂三代遺文世多有之未始以圜為法是不然論篆不論三代三代何書乎古文非一法可定篆則中古一法而已今之俗人去真草隸書而外通𥈠稱篆此為可笑且請

别名號而後可與言實體不然夢中説夢何時醒乎
隷書以鍾元常為法盡閱漢碑博采唐隷游戲章草以
及國朝名家國朝隷書直接漢法未可輕也
徒隷書挑剔波折故不可廢然但作帶筆引鋒不可倚
為結構作用世俗不知致力于此便不是書名家作字
挑踢波折有無一致俗書則不然去此便覺闕欠一肢
者然是即奴書也世傳高祖皇帝憎國學門題額右贅
挑剔而罷中書郎以為塞我賢路命左右去之即未必

果然果然則正合書法之妙天縱大聖言爲師範俗人不知已矣以書名世者代不乏人都未及此何耶

眞書挑剔多不如少少不如無至若内有字則外必消如門冂之類下有字則上必消如木水之類即使帶筆只宜行草眞書務于潔淨精徹省一筆一筆功省一曲一曲功晉人斜拂上存古意下啟唐宋而下俗骨智者見之益其智愚者見之增其愚好而知惡斯爲善學

眞書雖各有所取總之一門古今推鍾王二家二家無

佳帖須閲後世趣步二家者以求二家閫奥而後可虞得其正鋒歐得其結構智永得其圓而體俗孟頫得其活而骨柔仲溫學而未成伯幾成而未至一皆病多于藥勿中其毒

徒隸獨推鍾王須知二人不可及處元常骨力去古未遠所以不失根原逸少韻度會逢其時所以得其道邁放真楷書必遵虞歐方為正法論麤跡虞得一筆法歐得一字法語其妙則虞結在肺腑歐結在肢節大不侔

也虞専内略外歐事外失内故俗眼左虞右歐正自不然

今之徒隸書不特抑左揚右諸偏側為不典即上下半體名家法書中十九上半居左下半偏右以為奇逸前字如此後字改轍以為多能單畫必作波折衆畫必相變更以為奇妙一畫兩端粗細異態一點首尾轉折遅姸本來字義蔑如也如此作字可謂不真不正而乃通稱之為真書正書加之美名謂之端楷義將何出惟徒

隸之名爲適宜法由分隸習成且以便俗

虞世南妙在正鋒而結構未妥歐陽詢妙在結構而鋒鍔多側歐出于虞故得其貌如青藍失其髓同蒼素至小歐書濫觴迺公者也

書法云不曰畫而曰勒者策起畫終勒有力量也余謂此言尚未及指出要領凡執筆在手十九不能全直斜倚于右坦向于後者皆是後人習俗之短不策而畫鋒必向前不能全正策者爲正鋒也爲藏鋒也所謂如鑽

畫沙如屋漏痕是也此因病投藥不可謂正法李北海米襄陽諸人用筆求正是以畫必擔子竪必挺胷此又因藥成病賢者之過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三人我師作字先後筆余有楷法貫珠詳于長箋百七十六卷偶見唐宋諸帖中作變字因更及之凡名家書分體合體各自成形是以善書者十九可離可合其不可合者乃破體格也變字從言從絲正法也上畫覆絲則破體也正法中起言完而及絲無論矣破體亦言完及絲人不知也凡三

結字必中完及傍如亦與等字之類變字則先點畫次二次口次左糸次右糸文仍為殿正破雖殊先後不異若誤以為作言而先伸其上以竢兩糸補之者書法不然也淺生常談用則不誤問則不知余則以為謂之不知勢必有誤其不誤者偶中耳非所顧聞也于不誤中辨其有誤期在明此法不在明此字法明則字必明以一字明多字一法明多法可也否則不特不知變字先後之敘亦復不知言字離合失所之差一字渾則多字

渾一法渾則多法渾矣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以至多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署書須覃思乃佳故雜念不得泛寫數十額中未免有神遇然未可以為常也求書者未解乎此枉費紙筆點污軒居人自取之于我何有哉鮮于太常云僅免違命之責云尒未必謙退乃實語者

署額配合同結者無論矣異結者須于格外致思別出一調方能如法此未可以言語盡須數四比量此特聊及其糟粕

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始可與言書法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始可與言書學畫不可作點點可以作畫故曰小楷不愧大字大字不愧署額宜挑剔處可以省無挑剔處不可贅故曰行草不離真楷真楷不離篆籀

文字原流久矣名家作法頗多集美故是書家能事若未有所得馳向多門徒滋識者訕誚不成書也會須甄别認定趣向寓目皆師所謂多多益善非狂走者同年而語也若渾渾從事東看則西南觀成北不成丈矣俗人之言不過曰真草隸篆自謂盡于此矣此大可笑真書中一曰正書如歐虞顔以及後世姜蔣二沈之類一曰楷書如右軍黄庭樂毅論東方賛之類一曰蠅頭書如麻姑壇文氏丈賦之類一曰署書如蒼龍白虎之類

此法不傳而流落後世帶草則徐武功得之方正則官家中祕郎得之然俗不堪齒矣一曰行楷如季直表丙舍帖曹娥碑蘭亭帖之類已上五種世俗通謂之真書天地懸絕

草書中亦曰行楷如二王諸帖之稍真者十當八九僧懷仁等所集聖教興福孔廟碑之類唐人所稱入院體者是也一曰行草如二王帖中稍縱體孫過庭書譜之類皆是也一曰章草如章帝辰宿列張帖索靖出師表

二王帖中章草法帖皆是也一曰稿草書或真或行或草大小疏密隨宜如顔平原坐位祭姪二帖是也一曰狂草如張芝張旭懷素諸帖是也已上五種通稱草書亦有分矣

隸書中一曰飛白篆法將變正側雜出燥潤相宣故曰飛曰白後世失傳飛而不白者似隸白而不飛者似篆皆飛白之流别也一曰分隸隸法初成十一蹈篆但用筆背分與篆分途矣一曰漢隸如鍾元常諸帖之類此

隸書之最也一曰唐隸視漢似古而體稍不雅然法度實脩取裁可也一曰徒隸六朝諸碑文多作此字絶似童子初執筆不成文者然時有古色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不可盡廢近代隸書頗謂淳雅然皆倚真書為骨而遂想漢法為之雖無徒隸之短然兹近于真書亦其流也已上五種通謂之隸意亦𢘅𢘅

古人興到作飛白書是以白而不飛者有之飛而不白者有之書法云飛白不傳者謂不必傳可必不傳不可

韋氏蕭氏有解于此惜各守其偏耳雖然二子可言者非若求之驪黃而內之徒將字字求飛畫畫求白渾身是假古意蕩然此正飛白不傳矣

作飛白書當有餘地無餘墨當有餘情無餘形

篆書之名尤為渾亂自周太史籀始立篆名秦相效作謂之小篆因秦書通行遂但以籀稱大篆亦已贅矣何乃無古無今槩呼作篆可怪也已籀而前但可以時代名如古文夏書商書之類籀而後槩呼作篆可也何也

籀斯為後人趨步指歸莫能出其圍範即不得徧討古昔聊識其可摹者如左一曰古文始于象形迄于夏商代非一人人非一體但可作大字未可合篇章也二曰琱戈文彫蟲篆刻尚文之作多不可解亦難以下筆漢章或稍一見之亦未甚一律也一曰籀篆詛楚文鍾鼎識及嘯堂録以至楊氏書統所載及古篆諸韻取其合于許氏所取作籀書者采焉一曰大篆石鼓文是也一曰小篆繹山會稽諸碑是也從此流傳變而弱者一曰

繆篆唐宋元諸人如李陽冰僧夢英以至我明程南雲李東陽文氏父子諸人是也變而彊者一曰玉箸篆如勝國周伯奇之類是也任筆成文者一曰飛白篆貌隷骨雜用古今之法勉作草篆為罷所使自我作之不得不然也一曰刻符秦漢紅文印章用之其前此任字畧章者璽書諸文皆是也一曰摹印漢白文印用之後此章不攝字者六代而下皆是也已上十種世俗通呼作篆失之遠矣因俗解釋聊采二十五種有心此道取為

法式思過半矣

學楷須先學圖字大口小口廣袤隨宜封得是畫得是轉得是折得是方合楷字如以一點當小封一捺當小畫又以一鉤一鏑當轉揩者皆市井小兒記帳體也何以謂之楷乎楷者端正之稱其原雖出于徒隸至小楷則又從粗入細返俗還雅故命之嘉名法具名中可以想見

行書之帶筆乃其過脈處鋒勢與本文必有節奏其字

始有骨力若其渾去不分者狂草則可不然敗筆也名家作字但寧念本文其鋒勢引帶無意得之不知者先已寧意引帶何暇分出本文是以渾渾失之遠矣即有意分出意又雜亂臨放法書至有引帶諸字直臨本文勿臨帶筆本文成熟帶筆自隨隨正丈出自然節奏此臨放要訣不可不知

學行草須審古人引勢來歷方得不謬若但依曲效直不問創法所自勢必以譌傳譌一字字畫成花押數傳

之後不知筆畫為何物求來歷如何不得于真求之篆隸篆隸又異多從章草章草則雜用古文奇字如亓三之類因古今通行不知其怪耳否則佳隹不分左右一致其可乎能解乎此方能理會粗識篆義之語

晉人行草不多引鋒前引則後必斷前斷則後可引一字數斷者有之後世狂草渾身纏以絲索或連篇數字不絶者謂之精練可耳不成雅道也淳化帖第六卷首行蹈此失其偽可知至若懸鍼用之絶少後世妄書一

篇數見者不特非法望之可憎

行草書中引筆作實而重用者偶然失所可也若本體作引而輕拂者漫與敗筆矣未可也果能意到必無此失世之皮相者去彼取此此何以故後失近乎輕清前失入于重濁重濁乃書中大病如是取裁未為非是但須甄別功過方為賞識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柔輕重捺筆則剛首尾勻裊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

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懷素自敘妙在骨力是以人不可到若但取狂蕩真野狐矣

學章草書多入粗俗險怪諸惡道然草書之所必由也作草祖章便無苦氣挑剔最忌苦氣稍用章法此病自遠

書體流傳法非一代代非一人然徒擁其名而不見其

形者衆也所可遵者常取十體欲著其妙疏之下方詳子母原刻在長箋第九十六卷因欲廢彼重録于此似為重出

一曰古文本來之形非古非今不必始亐于渚何代䘵其形佀似俗迹遣錯巽成文世用者雖今亦存不用者雖古亦略㫄旁㨦搜奇形異狀必有所據始可下筆或金石糢糊傳寫舛謬乃得以意正之雖未成書而篆從此出各體具在不加强詥合隨小大任方圜圓非匠意為之後人取其一丈定為法度穚衆文而協同之始有篇章結構

此文字之本原不可廢也

二曰古篆三代之書睍(現俗)于金石銘識不能多有所攷魖䘨(象消)因篆而成形實䘨因篆而廢形篆者傳也傳物理吕(以)至無窮也斉此未始有篆其名其義至是始立嘫(然異)體裁異同竹帛與革無法不具世或逑(求異)鍾鼎于一律則知大謬有拊(附非)義而成文者有捨義而成文者夏商延于䘨形周末讖(漸借)于大篆今所取者謂之古篆若琱戈文之類雖不盡出于聖人之手相當文晟(盛非)之

時賞鑑家有謂蛟脚鵠頭定為夏書是矣軌度典麗即未必古始斷非後及籀（籒譌）斯邈（由俗）來結構邈立惜不多見有遺恨焉采其㪚（散異）覌彝罍者録之聊葡（備異）古法云耳

三曰大篆石鼓十章相傳史籀作宣王獵碣或謂秦穆公時文雖無定據必非秦下可及即詞藻亦豈後世可攷漢（漢譌）無篆則又去之更遠過此則益不能窺其門户其周季書無疑纍代播（遷）遷剥蝕殆半後大為寶重世室

主滈有以金闐填借其文者為人剔金棄石或遭杵臼之𡲷𡲷譌戓經修蝷之異剥落之餘猶有不易者在信體結構自成篇章小大正欹不律而詒至若鉤引紛報披譌作輕雲卷舒依倚磊落如𡲷巖乍闕攱施異用無定方立傍有成法圜不致規方不致榘可摸者僅三百餘言賴冓人釋文能補其觖遂為書家指歸

四曰小篆秦斯為古今宗匠一點一畫榘度不苟聿遒聿轉冠冕渾成藏妍婧于𡺓𡺓俗樸茂寄權巧于端莊乍密

乍疏或隱或顯負抱向背瞋仰雍容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大篆敦(敦渻)而圜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剛而和筋骨而藏端楷籀則簡掮(縮異)斯乃舒盈書法至此無以加矣唐李陽冰(凝緟)昇(得贊)大篆之圜而弱于骨昇小篆之柔而緩于筋後世莫不遡此而出各就偏長別立門户及野火煨燼(燼俗)之後泰山繹碑可搨者二十餘言世有徐鉉摹本而先秦之文僅存百一矣反為所掩也

五曰繆篆陽冰獨步繒雲廟碑可為槩代冠冕若譙卦

强作遂入惡道其自許云李斯之後直至老夫因五百年是埶絶響漢人獨印章擅美而篆書無聞𥙿王𥙿霸刀筆如之古篆隷真一皆采摘闗滿為式是其用心昔人刻符塡篆用于婚媾契書以革盜偽非漳淳湝古之作也

六曰奇篆采撵雜體就簡避繁趨逸去拙其本來之形與夫槼代之制皆不泥也格借玉筯體間碧落情雜鐘鼎䡇䡇勢俗分八分點畫以大篆為宗𣳾波譎折以真草託蹟

蹟湝規矩繩墨終束于斯昔之丈字因脚引㸚垂異今此奇篆因㸚引脚書法之變此大謬也所尚者簡絜飛動姸態取容舉世尚奇去假取此從玆而降好古之士鋭其㸚而為懸鍼注其㸚而為㸚露縱其㸚而為柳葉收其㸚而為倒齏虀俗頓而為科斗折而為蝟蟲蹲墨為芝英枯筆為飛白龍蛇雲鳥轉宿偃波此其濫觴也而莫知其所遜師昔存其名迹則莫攷效顰臆説書法外道翰墨之戹

七曰分隸八分散隸斂（合渻）而為之也篆籀相向成文分隸背盭（戾異）各分其埶波折丿（左非）乀（右非）其形結屈鉤連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分則兼之杜甫聯偁（稱異）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後世因是以小篆為八分曲說有以為損大篆十分之二為小篆者今按小篆茂密而大篆簡傷（易借）其謬不辨而明今隸宗匠鍾元常八分之渻（省渻）便而真書之效古者古隸出于篆今隸依乎真漢孔安國以隸寫籀謂之隸古唐明皇不喜古文凡不

詒開元文字謂之野書于是後人罕（罕諱）覩（覩非）前人之蹟一變曰迖（徒同）隷再變曰草隷人自爲之無論也上不足攷古下不詒時王聊斂（合渻）爲一說分不駭族隷不蹈時以續古今脈絡可耳嗞今之真書多有取是改作者若分隷之波折真書變而爲曲直若分隷之起伏真書變而爲擎拂鄭樵謂篆通隷僻篆巧隷拙真書則猶其流之適深也

八曰真書近代時書而國朝之所通行古文邈（邈俗）遠小

學不與無學者蹈俗忘本稍通者束義背時古今意義恒同蹊徑每異譬之三代文不㝵與秦漢詒漢魏詩不得與近體合佛老莊騷餖飣入公車掌故家語迂為知者噴飯今擬古詞肖而不奪此學彼行似而莫逐（移異）時王之制何得已（已譌）見妄為變更若用古體作今書不堪眩世迂足自惑不特義不可行而執亦難達但俗書之最謬者與夫世俗之固加偏傍者所當正耳一㠯（以俗）正俗一以革古而悉協于時中真書是也

九曰草書起于削國天下有事急就為之或起草它（他俗）簡嘶後正書皆不暇致詳而作漢人遂以名家杜度鍾張飛颺俊逸其圜轉得于篆籀波折得于分隸簡而有合不大相離上古結繩而治刻契而與、（枉俗）識而允（別借）剖竹而官粗蹟之于文故無足重奚以草之去古為異乎故文以達詞詞以達志草書雖去古而可達古文且有真未必合草未必離如佳佳等字古草皆合真書有愧矣草鹿首岐草山虛下夜前釆乍草正真譌乃至臼

旧 秊(年)驅(駈)窻(窓)稱(秤)樂(楽)兩(刃)盡(尽)翻 草書以成俗體無以下筆豈草之辠乎

篆書一筆不得杜撰而字字皆可變化徒隷俗體雜陳而一筆不可轉移何也古者萬國人自為法變是其本分耳至于後世作者不興同文有禁所謂依樣胡盧者非邪此亦人之大不幸矣

格調二

夫物有格調文章以體制為格音響為調文字以體法

為格鋒勢為調格不古則時俗調不韻則獷野故籀鼓斯碑鼎彝銘識若鍾之隸索之章張之草王之行虞歐之真楷皆上格也若藏鋒運肘波折顧盼畫之平豎之正點之活鉤之和撇拂之相生挑剔之相顧皆逸調也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

能結構不能用筆猶得成體若但知用筆不知結構全

不成形矣俗人取筆不取結構盲相師也用筆取虞結構取歐虞先歐後結構易更用筆難革此筆一誤廢盡心力

學用筆法能作一畫學結構法能作二畫三畫巳上可類推也不然千萬畫無一畫之幾乎道千萬字無一字之幾乎道始而鹵莽作字稍聞此道則見筆筆掘彊不和字字畸衺不合纔覺甚難始是進德未難即易不足與言

凡用筆如聚材結構如堂構用筆如樹結構如林用筆為體結構為用用筆如兒結構如容用筆為情結構為性用筆如皮膚結構如筋骨用筆如四肢百骸結構如全體形皃用筆如三十二相結構如八十隨好用筆如飲食結構如衣裳用筆如善書結構如能文

用筆結構二法取大字帖指示以顯小字帖之閫奥取真蹟帖以臨墨本帖之懸殊取古善刻參按以辨翻摹之脫失取學人自書逐字逐筆覆彈得失以便趨避軌

範如是教誨未有不干儀頃間爽然自失轉暗為明轉無為有轉妄為真轉愚為慧者矣若教工刻字亦須此法

近代時俗書獨事運筆取姸媚不知結構為何物總獵時名識者不取正如畫像者但描顏面身相容態則他人也畫花者但描須瓣枝榦扶疏則異木也尚可稱能畫乎

字體有從中及傍者如輿水字之類有從傍及中者如

中國之類從中須宁念全體然後下筆從傍則轉移其念凡作左宁念在右凡作右宁念在左凡作點綴收鋒又宁念全體此上乘也若宁念在闕漏處此下乘也任意完結者不成書矣

字全在流行照顧勿得失粘有去無來謂之戳有來無去謂之贅戳之失生贅之失俗生可熟俗不可醫

正鋒不難于横畫而難于豎畫不難于右拂而難于左擎不難于點畫而難于轉摺試觀傭書小吏偃筆側頭

即使作前所易直易從耳設令求前所難一筆不成文也以此法考歐率更則知全是側鋒其橫畫之正者乃偶合耳或以為正側兼用觀者忽之

凡正側鋒橫正封側巳非佳書近代此道茫昧橫封皆側依然作大名士世無人耳悲夫毋論字畫惡劣即作書時橫側封側必其手腕筆扎一皆臬兀不安而後得成此字乎習而弗詧亦勞止矣一日有知愧恨何巳

點畫不得著粗氣運轉不得著俗氣挑剔不得有苦氣

顧盼不得有稺氣引帶不得有雜氣永蘇諸人不能無俗米黄諸人不能無粗不妨各自名家但苦稺雜亂不足道也

字必取筋骨自詛楚而下無筋自石鼓而下無骨獨秦斯能藏筋骨于皮相間過此而往此道傳于徒隷中唐陽冰自謂直至老夫今日而在必生媿怍

字法故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功夫逸鋒在意興去就唐人尚功

晉人任逸自此而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正鋒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格制裁盈不拘繩纆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强弱得所和而不乖是也何謂逸鋒烏衣子弟翩翩爽爽到處有致是也字有四法曰骨曰脈曰格曰調方圓肥瘦我自能主謂之骨緩急從意流轉不窮謂之脈取法乎上不蹈時俗謂之格情游物外不囿法中謂之調字有四病曰拘曰

稡曰俗曰野為法所繫謂之拘為筆所使謂之稡為墨所使謂之俗為手所使謂之野

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不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遒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于媚遒近于疏媚則俗疏則野惟媚與疏即未入惡道亦野俗之濫觴乎預防其流毒斯不為魔中

書法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算正有不必拘者如歐氏作飛字四點如一作靈字八點無差以至

結構對偶畫畫未嘗改易而亦未始不善若虞氏作書字則上二畫下三畫俱平中三畫抑左揚右便符前法此有得于王氏作三字則二畫相從下畫別出作佳字其左圭上如土下如重點或上畫先作中二聯縣此下畫仰承之法也故知各有所取無往不善除是無學不可與言虞歐師徒也故比量説之

真草雖竝有挑剔大半從飛白得之或引帶過脈無一筆虛設虛設可已可已不已已非高格至若世俗稱筆

全然借挑剔以補其闕漏即不能除謂之救藥可耳若惟此是務未是書也

筆發于上意先在下字起于左心先在右假如真書草頭作萑草檢其足穴頭作邃遂束其首篆書水傍作滿水讓右兩水傍作江水浸右工心意不先何以措置故曰胷中具箇完字難者曰江滿竝出將異結乎通篇章法古今不然也曰此中最難須全然煆煉一翻自有箇生息苟不諸體備具涵漾于胷中者未可輕議也莊周

云每至于簇見其難為其間必有游刃之地滿志蔵刀

故曰得意

結構名義不可不分負抱聯絡者結也疏謐縱横者構也學書從用筆來先得結法從措意來先得構法構為筋骨結為卩節異ㄋ音奏有結無構字則不立有構無結字則不圓結構兼至近之矣尚無腴也故濟以運筆運筆晉人為最晉必王王必羲羲別詳之

運筆者一畫中之結構也低卬巨細是其構起伏顯謐

是其結書家不學而熟之者亦能結學而未熟者但能構構構為意念結為情性有結無構則習俗有構無結則粗疏粗俗都捐近之矣然無韻也會須師古師古晉人為最義之故善又須去其似是而非者黄米諸家辨之詳矣

字之左右相對體或打圍字下左筆時可縱情落墨下右筆時則毫不得縱全要顧左凡舒斂曲直圓鋭肥瘠一一照應始無後悔否則敗矣

筆鋒引帶如詞章中過文雖然似是而非也筆鋒乃無中生有本是虛跪過文全篇脈絡去此離矣是則實語者

用筆品藻古人亦云詳矣但多昧于結構破體二法晉人結構囿于情唐人結構囿于法以法顯情其義斯顯情為法縛皆桎梏也勿論可矣破體有篆破真不破有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不可破有有義之破有無義之破不必破者勿論可也世謬以筆法為結構

或呼野狐怪俗之書為破體者皆不知書法名義者也

名義尚昧書道何有哉因取同部結構有異者著之于篇若風衣人心水草火手木肉頁黑十二部字竝左右上下内外顛仰真篆全潴正破古俗因勢取裁其法不定不定為法翻合書法

字須結束不可渙散須自然不可勉然各自成像而結束者自然也曲直避讓而結束者勉然也若夫交錯紛拏而結束者妖衺野狐無足道也

法書在在成形全有全結半有半結偶有偶結獨有獨結大令不逮乃公是以求妍于成字之後識者彈之雖然要知大令受病何處多中于破體一門耳作破體時全以諸體會成一局方可下筆若隨意綳補却不是書正體法畧不相涉破體則相為依倚若似破不破又非正體猶之堪輿家言欲過不過大凶宅相

一字諸畫當粘者勿斷當斷者勿粘當斷而粘則固當粘而斷則離逐字推敲其意自出當斷竟斷如歐顔諸

家作正書乃及等字上鉤作一筆下鉤別起是也嘗粘竟粘如作光先等字下擎之首直從上畫之末拂出是也若疑惑不決全無主意便不是書

置于竹帛謂之書書成而後行款具行整而後結構章法森然不紊矣前此不然也一字結構謂之字法前言議之詳矣通篇結構謂之章法譬之白曰二字為行列則白首出之局外田甲二字為行列則甲垂出之局外主甲二字為行列則首足皆出摹印闌邊特設此格是

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況書家乎

書法昧在結構獨體結構難在疏合體結構難在密疏欲不見其單弱密欲不見其雜亂始置疏法先言其密衆大合字文自成形字自成像小聚大聚少聚多聚各得其所難其聚者用破體法如隨游悠嵗冥衆左右之類至若特為改作者勢不得不然也如水人草手豈能上下四傍不變形體乎但不必變者而固欲從俗此可憎耳

方結者從其方不可方者埀其脚如十中卄之類左右適均者從其峙不可峙者上下出如節斯虧群之類上下適均者勿避其整苟可避者以一畫擔之如臺耊之類

三合竝列者一為傍二為合如識謝抑滌之類左右同體者中立而附耳如斑雠蹈繖之類

字之結構絶似詞家之對偶有可以正對有可以借對有可以影躲對有可以走馬對泥于形似則質而不文

專于影䠂則巫而不重近體似真書古詞以篆籀于篆之中近體似小篆古詞似大篆近體凝合而時或不合古詞凝散而時或不散近體合以形古詞合以意偏傍勢變豈惟徒隸篆亦有法由古生今法如是故風部門部所領諸字詳于他簡此不更贅是以字之結構無處不有姑舉其多者為法如篆之門部楷之風部一皆隨在變體若拘于一律是則不知書者別詳字法務

斂長箋一百七十六卷文多不具録

作大字如小字書法恒言之矣作小字如大字古今未之及也作大如小謂用筆作小如大謂結構用筆有不學而能者矣亦有困學而不能者矣至若結構不學必不能學必能之能解乎此未有不知書者不解乎此未有可與言書者

字之結構如几席閒排設燕享之具右羮左食竝不失疑即罷而行撤一盂一鼎亦皆法踞各自成像可陳可列非若後世俗書如傭奴聚食遠望亦似豐盈近之則

見杯盤狼籍不成雅觀至若破缶缺盆折几殘凳苟失支撐倚箸幾何而不倒仆哉端人過之掩鼻走矣見其不成享也

作字有難于結構者一為學力不到一為平方正直壓膈之魔膠固胃膈間平直故是正法其勢有不得平直者不可以此拘拘也即可以平直而不成文章者亦不可以是拘拘也乍滿乍闕讓左讓右或齊首斂足或齊足空首或上下俱空無所不宜一字務于成文一篇務

于成章可矣何謂文交錯盤互得所是也何謂章音十為章合集衆形不使乖張是也所謂難結構若何如盥字之類嘗攷石經作盥亦不甚雅覃思不巳變文作盥自謂可觀然不免改作近有童子謄寫一書謬作直旁二白始笑絶倒既而爽然翻可取法三人我師今而益信因言其得失其義安在即不過自相結構二白先自讓避其鋒有歸耳

有豦滿而真闕者有豦闕而真滿者有豦消而真全者

有篆全而真闕者此兩者無非為結構去取以結構持心有餘豫矣

配合數字須字字煅煉始成篇章畫畫有據始得成文畫畫造立始得成字有據無立書奴而已有立無據遂成野狐筆適少字適難猶印之有章法字法死章法活

至若筆法則又出于形骸之外未可以言語形容

字之增減筆惟篆書兩用之若徒隸真草有減無增何也不特義訓在篆非隸可窺且真書之法俗尚簡省篆

書減筆貴古雅增筆貴豐贍無適而不可是以熏得漢已上丈夫用之夫人能之唐已下丈不𣅜用萬無一得後代何嘗不增損改作字體乎增則益其醜態損則呈其鄙野試採古今摹印虛心比量不能逃識者水鑒

古人書自然合法不加强拊即後世名家亦多不雜廁是以古印章如璽書先秦之法直作數字而章法具在至漢而後章法字法必相顧相須而成然後合法後世無其學而不免效其事遂有配合章法之説此下乘也

猶之古無韻書而詩不廢者韻學具也沈氏始能作韻
後世依韻題詩亦下乘矣詩法絕似印法故比量言之
人知疏體可闕可讓矣而不知密體亦可闕可讓也此
理一開人人自得即造立世界由此而廣豈惟文學
做書時不可先著宋人以下纖媚之筆入眼嚴滄浪所
謂不可令下劣詩魔落吾肺腑余謂字學尤甚詩止迷
于心字魚魅其手腕而賊夾攻所存有幾故不學則已
學必先晉晉必王王必羲羲必汰去似是而非諸帖何

乃訓蒙先生特索現在名家寫法帖愚亦甚矣

用指不用腕則畫成點而不莊能正腕而不正鋒則形如刷而不典

落筆須點檢餘瀋收筆須點檢殘鋒唐巳前無有此失宋而下方出此醜占占自好增其惡態宋人誚王安石寫字似大忙中作不知自家亦坐此病若持心縝密者必無野筆野筆淨盡方入雅調否則終是卑格

何謂野筆當突而銳當直而曲當平而波當注而引當

擎而鏑當捺而牽當縮而故延之當纖而故濃之楷之餘為章章之餘為草草更張之皆野狐也

游心于外能結構游心于内能運筆簡牘廣庾外也波折妍媚内也偏者各有一蔽游心于範圍近之矣不在全簡而在全體不在豪素而在腕指是之謂心意骨力始可與言書近世皮相文字不知如是語言為何物標緻用事亦足自儌者姑置勿論

字須配合配合有二種結構之合不必畫畫對偶要在

離合之勢可指而目覩方是使轉之合不必絲絲貫珠要在死活之脉可想見會心方是

能學問不能文章此儒家之學究能文章不能翰墨此君子中傖父能翰墨不能法帖此名士中野狐能法帖不能遵古此好事中俗調皆所不取

力學三

先讀書法後摹法書能為古人忠臣敗筆可略筆誤可諒俗工失欵可正剥落模糊可補茍不知書法遂不知

法書矣何者是得何者是失何人是浮名何人是實學何以為工何以為妙誰是全能誰是偏勝何處可及何處不可及書從何來法從何授一似夢中苦樂總成妄誕不惟無成且枉費心力

粗能識得好惡即須嚴加趨避得一字好即思未得時醜字革去得一筆好即思未得時惡筆革去作一字不好必求一好字易之作一筆不好必求一好筆易之三人我師言言實學勿輕放過遇好求惡境逆而易逢遇惡

求好境順而難若多看法書順境成易多讀書法逆境不難若不學空求多遵謬妄

逸少中歲進德每作一衡如驚蛇之曲此九四躍淵之龍不可遂認作飛空夭矯之丈也釋典參晤而後功行三阿僧祇始得成佛未進此步辟支禪也若發願不深不求最上一乘便并二乘亦不可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是以大根大器寧受頂墮罪業無寧自畫小成

字無百日功非虛語也豈惟百日即開卷注意步步移形三日刮目誠然有之至若學問了義雖盡平生何厭足之有譬釋典云指爪作佛面已成佛道又云三阿僧祇然後成佛須于此中參透始知頓漸兩途即是一法字學二途一途文章一途翰墨文章游內翰墨游外一皆六埶小學而世以外屬小內屬大不然也雖然要皆大學之門户不從此入何由得睹宗廟百官後世失傳圻而為三文章斥而傳疏煩翰墨斥而流別異何如求

本尋原所握者簡所施者博不亦多乎吾道一貫彼此相證

詩文忌老忌舊文字惟老惟舊是遵詩文忌蹈襲文字亦忌蹈襲舊與蹈襲故自有分矣格調形似之異也

不專攻一家不能入作者閫奥不泛濫諸帖不能辯自己妍媸閫奥即在面前不研則忽而不覺其美是以專治一家帖不必改而新意自出見得昨日臨摹一畫非是乃是進徳茍新意不出皆皮相也若此帖果無新意

非佳書矣便須改圖而後可自已妍媸多在骨髓不博則習而不覺其惡是以博覽名家帖雖不同而書法一軌見得他人得失各具一短長乃是自知苟得失無辨皆耳食也若果無所見莫得強議便須加功而後可加功在讀書譜改圖在玩法帖至于識鑑雖曰非人所能然未有酖翫日久而識鑑不稍為之開發者矣要在立志高發頋固未有不得者若泛泛從事之人姑置勿論不専一家不得其髓不博衆妙孰取其腴髓似勝腴然

人役也其機死矣脥乃轉生生始為我物

不熟則不成字熟一家則無生氣熟在內不在外熟在

法不在貌

凡翫一帖須字字經意比量于我已得未得若已得者

功在加熟若未得者作稀有想蔵之胷中掩卷記憶不

能記憶更開卷重翫必使全記不忘而後已他時再轉

便作已得想

閱一帖中字有相同者即于同處求其異若無同字須

想別帖同字相參苟不記他帖即以自己念中欲作之字相參虛心比量何處不相似何處可到何處不可到如是探討真是真非無遯形矣

攻一帖為當家若不能生發流而為繡工描樣集衆美為大家若不能取裁流而為鄉愿媚世一為淺俗一為時俗俗等耳淺易革時難移何也世人共趨也昔賢不説惡紫幾乎渾至今日時俗書者書家之三隅也

學後人帖須見其原委然後可以從事如祝稀哲真揩

學鍾元常即先覩親書無妨名家所得者深故也但得旋討鍾帖便見其學由彼而得于是求二人合處以取法詧古今變化以觀妙始可兼其二益所得多矣其行書出于章草稿草出于芝素可類推也一人如此其他可類推也大待詔真楷之于黄庭帖行書之于太宗帖大草之于山谷書亦類也又若王文學真楷之于虞學士行書之于右軍父子亦類也又若宋仲温學王氏之章草文休承學懷素之于丈亦類也又若陳復甫學芾

之蒼古而失其圓妙黃淳甫學獻之遒韻而不得其嚴整亦類也苟不究其根本皮相大能僨事

名家書有下筆便佳者有用意輒好不用意即不佳者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此天工人工之異也天工是其先世之人工人工是其後世之天工天人交至上也得人無天次也得天無人者見世過世俱無利益者也切莫自委自委即自棄矣其不用意即不佳者佳非我有也不用意亦佳者胷中無有不佳之物也無有

不佳全在識量識量似天而實人人可不學乎

經世最誤人處在後世俗書俗書一入牢不可破故少時授經即與善本善本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寫字即與名帖名帖須先一代得一分之力晉唐而上合法者多晉唐而下合法者少其得其失具之晉唐晉唐去古未遠典刑尚存是其得也攻于妍媚不問來歷是其失也余作栞誤中有法帖栞誤一類此卷當冠諸誤何也經史之誤未必出于作者謄寫俗工偶然失之不知起

于何年惟名家手書碑帖而失則自供其短便見此誤出于何代何人作用矣無論眞楷已上不當土音杜僎即行書狂草古人十九不失榘步也試拈二王張素諸帖可槩見矣

學書者博采衆美始得成家若專習一家即使亂眞無過假蹟書奴而已拔其尤為師範以諸家副之必勿取法于中落下劣穽學篆必籀鼔斯碑博之以壇山詛楚諸金石唐宋而下一字不得入吾肺腑學隸必鍾傳漢

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窺也學正書必歐虞顔褚博之以鍾王鍾王非得唐蹟不顯其妙宋人而下不得習也學行書必二王博之以諸家法帖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人書不得習也學稿草必顛素博之以章索章索非顛素不成丈也宋人而下亦不得習如是五家各為書法門户苟先看後輩便是醉生夢死

學一名家書竟旋取他人之學彼者參定得失如學鍾

司徒必以右軍衛夫人宋儋羊欣諸家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王右軍以大令智永孫過庭虞世南趙孟頫鮮于機宋仲温文徵仲諸人爲學徒以及顔眞卿臨東方朔像贊而參究之學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黃淳甫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率更以小歐陽以及蜀本石經之似歐諸家而參究之大氐前人書法不可多得故借後人學力以輔吾不及不可執近忘遠認藥成病反增一蔽

書法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即泛言心意心意何居當

令有所

著意若何意在到末也意在流轉末也意在合法末也意在圓熟末也意在縱横飛動末也意在逸韻流邁末也意在淳適而不合于流俗乃得佳書一法未融便落魔境大底因樂致病偏方殺人者衆矣如將措意須覺意中所著者何物

書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書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許忙嗟乎可憐忙忙作字豈惟字醜人品亦

從此分矣可不勉乎余常論食飲徐徐而進諸病不作
何也寒者可令稍溫熱者可令稍涼飢時漸入飽時量
加喉未通漸開性不喜漸別是故不惟百病不作即有
疾可瘳矣作字緩下筆不惟謬妄不侵即敗筆可補矣
我輩粗疏極坐此病正如識藥而不肯服者須痛懲之
右軍書無一筆不到而能處處流轉無一筆粗俗而能
字字用力非夫時時著意在在忘形者不能池水盡墨
書家非止一人不知者妄譏其短矣余則以譏者為益

惡
法法具者謂因病投藥因藥慮病可耳非若畏首畏尾
執中無權者同年語也執中之患逾于無學儒家謂之
鄉愿惡其似是而非惑世深也釋家謂之愚癡東看則
西南觀成北惡其不聞道也若更執以為正法此所謂
障正法眼極重罪過地獄道攝之不可不慎
人之恒言清俗在骨能否在學余則以為入門正骨始
生師友直學始立前此未窺名家門户骨未生也不遭

名師箴規學未立也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大障任
已孤陋寡聞乃是死魔

何謂力量同是剛勁之稱深淺粗細從可分也力淺量
深力粗量細力卑量高力易量難露筋骨為力藏筋骨
為量無筋骨為弱急疾偏鋒為露正鋒不滯為藏柔媚
宛轉曰弱

世間惡札一種但具筆畫妍媚一種但顧形體圓整一
種但識氣象儫逸求其骨力若罔聞知更進而與談韻

度尤不知其九天之外也如是書家亦足名世可憐哉骨力者字法也韻度者筆法也一取之實一得之虛取之在學得之在識二者相須亦每相病偏則失合乃得字法惡無骨書狀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此毋他主客不分耳凡作行草意在主不在客主有作用客無作用主立客從筋骨自振而二病瘳矣

近代不知書人作態自好一日有知惶愧何巳古人能書無論矣其不能書者老實隨俗而巳何常强美出許

多醜態如今日乎若欲作書須以法書為舟楫書法為棹師無為他時自己悔恨何但他人議其後而已

學無偏好則不深有偏好又多病此中最難不惟不當偏于短處即偏于所長處亦自褊心之疾且如集羲之聖教序非不字字生妍但偏于修整拘而可憎宗之者一時謂之入院體智永導其流孟頫揚其沫似為淳雅實有三分俗氣

臨放法帖字字擬古人知之矣筆筆自好知者益鮮也

不擬古無格不自好無調無格不立無調不成是以有格者多成功者少不自好者載道耳世人不知書法每每自好及至法度現前退舍辟易者衆矣何也知法則媿自生耳知媿而不忘自好方能進德若妄與怯皆過也

學者須虛心自考功過著意力為去就即自己不辨須憑賞識家彈駁受病要害一不得先具成心使嘉言不入于耳古今書法是其功過二案古今法帖是其功過

佐証兩造具備無可逃避然後逐筆攷驗以對症方起其膏肓骨弱者强之筋緩者固之肉浮者擻之節解者收之纖巧者以韻易取流蕩者以逸煅煉雅俗對照欣厭自生具有肝胆而復是非倒置無人心者也苟能取書法條例采為箴砭丹石即起死回生不難其不治者一在不識一在不救耳人可不學乎

書家有遲有速遲其本色也古人無有急速者急自是旭素式不過三四輩耳雖然也須能遲乃妙于速若必

不遲鄙俚野俗雜然而陳矣

幼學即放佳帖其法從骨髓中來可令衰𢈔辟易不必大加甄别不必外取去就儘自有水鑑若中歲知書雖得換骨神丹必須用力數翻方能埽垢至若老年進學雖百倍加功難追俗骨佘實蹈此自親其事故言之切中亦已晚矣後生勉之毋為後悔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見委每為苦之至于書扇尤非所長也常怪唐宋而下諸家作真草太易作篆古

太難此以各不得其妙耳余不能真草而能古篆即方丈一筆自顧得意至若以飛白作篆體即上古不可得後代不可知自秦斯而下居然不肯讓人試為拈按知余言之不妄

凡為學不進則退無有停機惟書亦然故名家作字隨在變化各當其妙此非固為苟難以求眩目也日新又新生發不窮烏得不進進則烏得不變若無名偽蹟描定一局到處擺弄終似優倡一付行頭畧無自得真境

無真境則自已亦覺可憎可憎則勉强改作改作無門杜撰雜出于是并所效顰成法亦已漸忘漸忘烏得不退退則死矣

凡為道不損則益釋典云萬法退轉乃是不退轉書學小道亦然于百醜退轉斯為不退轉譬如人面諸醜不露便是佳人

賞鑒須見古人真實妙境又須别名家真差别處摹倣須見法書真不可到處又要見自已真能學處不然皆

皮相也即使學到白首終是瞎著總瞞得不知者瞞知者不得總瞞得眼前瞞後世不得總瞞得他人瞞此心不得何謂能學法度是也何謂不可到全其法度是也一法不具不成名家法法皆具猶然皮相皮相而往便不可說學力到處自然心開未到而開者十九野狐吾見其人矣

書法變幻故自妙境若無學而變寧不變也宋人作詩有禁體矣出許多醜態覆車前轍亦可畏矣古人謂老

年才盡余則以為學盡耳非才之罪也詩文如是書法亦然

法書之于字學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又似八珍之于庖丁非關服食而但取其適口麗人之于後庭非關伉儷而但取其適御是或一道雖然創法究竟又未始不同

諸體法度相關無論矣但隷真草三體之左右傾側與篆毫不相關然世人因習頗便最難革除學篆者須取

平分諸篆及左右反體相向諸字書之薄䟽翻覆取正見其欹袤醜態極力自懲痛革其失非翻覆數四不易得也要在入門正耳管直而鋒自正鋒正則體不欹此法不過矯世俗之獘耳譬人無疾千金良藥亦何所投養生家調身法固嚴余以為作字亦爾身手頭足必須端舒倚胷俯首無丈士氣作姿揺態尤為可憎此身最是一件大罷用罷用不調終非雅調

學書須徹上徹下上謂知其本原來歷下謂采其末流

孫支知本則意思通而易為力求原則筆勢順而易為功何謂本字必晉唐晉唐必漢魏漢魏必周秦篆隸篆隸必籀斯邕鵠此數家又須倣之鼎彝銘識而又不為野狐惑亂雖然為學有二品其高者如前說無論矣急功之徒則不必然凡閱一帖不須字字全倣但會心處臨摹及胷中未有者記著若平調文字即有可觀能自為力何用彼為此亦取效之捷徑也

昔人云能草不能真無本之學余因而進之曰真不知

篆草不知章隷不知古而妄作妄議皆盲兒也又鄭樵云六書明則六經如指掌此語其大者耳如以細則將退而曰六書明則諸體如探囊斯可以槩前說

凡臨倣搨本要須作真蹟想臨倣後人鐫刻要須作古人佳帖想否則瀸染其失處大謬也如糢糊溷雜乃剝蝕誤之挑踢狂肆乃俗學改作故凡倣一代人書須致此心于彼時風氣中始不失漢魏晉唐規範不然名為學古都成杜撰即使成就不過宋元波折而已

本原來歷為上支分末流為下不知本無以下筆不知末昧于使轉務上則不情甘下則不典

學一家書知其好不知其惡學諸家書好惡了然矣知好不知惡亦能進德不能省過好惡通曉德日進過日退矣

落筆偶側不宜更側更側遂成邨鄙使轉誤重不宜更重遂成粗俗引帶偶離不宜固闊遂成脫落偶粘不宜固著遂成穢垢點綴振救處偶大者不宜益其大作贅疣偶

小者不宜更貶小如烏有左右相顧處偶然參差不宜更遠遂相齟齬偶然透錯不宜更進遂相紛拏

無意而得處不可認爲邱鄙自然而成處不可認作粗俗抑揚頓挫處不可認作脫誤散誕不羈處不可認作野狐此皆神逸妙用顧其人如何其造詣如何其作用究境如何未可以一筆一字定其功過也若通篇賞鑒便無此失

運筆謂正側使轉起伏纖澀結構謂疏密短長參差巨

細顧盼謂負抱乘承引帶謂本體連珠收鋒懸鍼垂露結束補漏贅闕賔主謂有無虛實可有可無來歷謂字義血脉筆意原流體格謂古今名世韻調謂作用趣尚意謂正借古俗義謂古今得失

作字作繪竝有清濁雅俗之殊出于筆頭者清出于筆根者濁雅俗隨分端在于此可不慎擇入門一蹉白首茫然

繪氏將求名家畫譜以難得真本為歉余曰畫無譜方

得真客曰子言若是那得筆奇余曰無譜乃得奇君所求者奇枝邪何樹不吾師所求者奇石邪何山不吾師展轉回旋豈惟三人擇善在我常論畫人物以容貌不同為良工何不宁想交知貴賤間千百異彩皆筆端造化何乃捨真求假認假為真下至并真圖不得而專事傳摹粉本此何異不知書法而師字蹟不得真蹟而師墨本不得古榻而師後世翻刻下至捨古法而効時人書何異出宫娃大家而恱嚬眉西子愚亦甚矣書畫一

道因比量詳及之

字尚筋骨粗礦非骨也齒角耳骨在結構紛拏非筋也爪牙耳筋在鋒勢一蔵一露雅俗斯呈

魏鶴山作鄉字從邑世人之效顰者寫鄉亦邑識者舉以誚之余謂豈直一字一人之謬已乎近時後生見具字三畫并且字亦三見真字從匕并直字亦匕見處字從処并據字亦処見禸蹂字左出并内字亦出見嵩豈首傾他山亦傾見有右首屈并左在亦屈之類書法侮

人粗識篆體余則以為惟其粗識乃有此誤粗識者大謬之端也醫道稱初知藥性者不治

劉須谿謂魏鶴山好識奇字譏之曰六經無一奇字不可謂其文章無奇也又見鶴山取篆字施之行草笑其自苦無益嗟乎陋儒淺見一至此乎六經何嘗不奇習熟則見其易耳奇字何常不易不習則見其難耳一謬也字體原流同門異派故草書或取于篆或取于隸或取于真無法不具世人謂草出于真此淺俗之見漢章

帝時已好草書彼時曾有今世之真楷乎又如其字草作王天字草作玉鹿字草作爲前字草作芍如是諸丈不由古篆何以自解二謬也書道之樂無樂如之至于學古其樂更多不知學樂以苦加人三謬也爲學日益古學益甚今不學古古道幾絶萬古長夜從此而醒寐者不穌反駕無益四謬也儒家云一法不通儒者所恥以儒譏儒獨舉六經六經而外更無一法乎不然也六經而外盡付祖龍乎不敢也不然而云淺矣不敢而云

偽矣淺且偽陋至此乎五謬也

臨放四

放帖不得不記前人筆畫又不得全泥前人筆畫比量彼之同異生發我之作用變化隨疑始稱善學若鈔取故物傭奴而已即不失形似屋下架屋士君子不取字字取裁家家勿用方得脫骨神丹苟不精熟勢必記念舊畫雜亂繫心何由得流轉不窮之妙求其成就不可得也

放書時不得預求流轉預求流轉不得其形似翻爲成鹵莽亦不可不預知流轉不知流轉到底不能生發竟成描寫傭工

臨帖作我書盜也非學也參古作我書借也非盜也變彼作我書階也非借也融會作我書是即師資也非直階梯也乃始是學能具此念而作書即筆筆臨摹無妨盜比但問初心何心耳若中道而廢肝胆未易明白

臨放法書要明明指出何處不如古人不妨十數改作

必肖而後已旣能肖必令熟若不能肖又不能自顯其不合處而一時眩惑者則將擢且放下宜别作字待後更臨更臨不似如前暫止三四臨摹無有不肖矣雖然此特皮相皮相旣熟筋骨精髓自然充裕凡求皮相以自家臨放之惡扎比照法書凡求筋骨以他人臨放之佳書比照真蹟凡求精髓以翻搨古搨之異同相為比照凡求神妙以真蹟墨本相為比照如此重重參攷如玉石之辨無有不矍然醒悟者

放書始不可不拘後不可不縱一于拘不為我有一于縱古法全乖故曲士不情達士不典做大字作小字欲其拘也做小字作大字欲其縱也

常言仿大作小仿小作大為仿書要訣更進乎此須仿縱逸帖為修整書仿修整帖為縱逸書以至篆隸真草悉相為用乃是善學善學者師其意不師其蹟蹟蹂便落野狐中中此魔便是心腹之疾去之極難雖有箴砭無補毒螫此無他從學力來方自喜不暇捨其故步能

無吝心無怪也已

做書勝臨摹者心目不敵故也先泛觀後研督者神皃不敵故也流覽得其精神摹勒得其形似得神遺形者高得形遺神者卑形失易革神失難知為學似倒成功

翻順書法云作字急不如緩雖然有說急則失形緩則失神未可偏廢視力去就可以滿志

做大帖作小楷纔不茍且麻姑壇記是也做小帖作大書纔見力量東方朔賛是也麻姑壇字小而八法具此

小可以化大方朔賛字大而用減筆此大可以化小書法至唐始有軌槼可以言傳歐顏尤稱楚楚但歐書無二體故獨舉顏帖示人顏雖近于方俗然每帖有異與晉王氏父子殊塗同軌置晉不談何居晉人之妙藏法于韻可以己力求不可以人言盡故姑置勿論

小大互臨不特使後日事事無礙且能及時筆筆著力著力則不苟無礙遂為腕中神物

閱古帖逐字掩卷如在目前想見此帖佳書在我筆端

方能不失若雖能懸想想見此字而不在筆端則寫時仍惘然不類

古名蹟不易得求之金石丈金石善本不易得當以同文數本竝觀高下真假自然呈露又須淹貫前人書法然後能校法書否則不無行迷失路

閱同帖異刻比量其不侔處得失是非校若白黑方能得力凡翻工之與正本勢必天淵時帖或是二刻俱翻通非善本即偶中兩是百無一二會須著眼辨之自無

水鑑仿之掐匠

書做正本勿做副本墨蹟為正石刻為副原刻為正翻刻為副前翻為正後翻為副全文為正集文為副可類推也墨石之殊古新之異無論矣至若集古誤人人多昧此譬之做右軍而遵聖教者是未始窺見右軍者也彼集帖人收拾多字擇圓整如其意者填入非不美至殊失晉人風度矣凡行草章法筆法大半借勢成形巨細短長方圓流轉任其作用是以古人不可及尤難于

全局若但捱字成行數畫成字亦何必難故曰獨遵聖教未見右軍者也若評論此帖不必最初佳本已自百倍新刻何乃置之惡帖之末乎要知割裂之害不淺耳至若新帖之惡誰不憭然故可畧矣割取之弊豈惟不見其失世人反以為善者十室九人此古今大夢不得不詳言之在儒為鄉愿在釋為天魔又謂之相似法相似法最難袪遣傳者誤稱春秋責備賢者不知經指者也善惡顯著何煩備責畧可言矣

臨倣須用榻本把翫須用墨蹟人一家言不無出入而氣象自如凡帖一經摹勒敗筆故少而自得真境索然矣至若書家新𠮷便是莊誦墳典百千徧後妙理自出字字言言皆我心髓不似因人成事受人指縱者比論也

刻石能振救書家之敗筆者此其小補而有大害事處何也善學書者多于敗處為功始見名家脂髓一經改綴雖若無漏瞞人多矣不特無以求作者用心真境亦

已索然至若集古諸帖則又後人揀擇多帖中方圓平直合法者而加之整頓全是後人作用非不淳正晉風埽地矣余是以于聖教興福等帖每不喜觀不見真蹟不知妙境不觀古刻孰辨敗筆

臨摹法帖不必字字趨步泛覽一周覺有得失便握管擬作伎癢不已然後再閱會心處喜不自勝或依倣結構或順其波折而為之再四再三不得即已三四倣閱妙蹟自呈十數翻摹古人敗筆亦已不掩能辨得失敗

筆皆我師資
往見學書人于近代名家無所不學于古法帖反覆茫
然即稍知倣効不過浮慕幾字幾筆邊肚土 鏌改作附
名其家體法大可怪也
臨倣法書始而髣髴不必拘泥拘則難成而易倦數臨
不得形似然後細閱古帖求彼好處求我惡處參照相
左在于何所邊筆邊畫依曲効直詳細描寫一字不似
不已一筆不似不已如是數過字字記憶筆筆不忘至

不用意亦不誤時然後寧念自己筆端自有一得意佳
字在我眼中矣心手相適古今不倍書乃淳雅為我之
物矣既得則須求熟能熟而後任意縱横小大損益無
所不宜故曰得意不循此功而但拘拘為之不過書奴
則見書苦未到此境而莽莽為之遂作野狐不知書樂
家承旨云夏月據案作書可以忘暑胷中自有清凉炎
熇自是不敵
凡學書時一筆不可苟且一念不可他移移即苟苟即

鄙俗俱出鄙俗成熟法罷自遠書遠于法古雅二字一生無分不可不慎從不苟中生縱逸始得佳字否則總令藝成時露鄙野試㩗古今高下名跡虛心較量何啻不懸如日月

放書有二病一不知去取敗筆劾顰二未窺人長先求人短二者皆非也學生初基筆筆趨承無論矣稍知去就對帖握管趨其所長弃其所短苟勝前拓何樂不為如不可及隨力改轍數變不得然後回觀前人工拙具

現自覺怳然不患不到

好奇之徒每効古帖中怪異結構未始不自謂有本有原及攷校法書衆刻羅列始知大半石剥墨殘翻工巧飾造此醜態工匠過十一効顰過十九回視怪妄之書如屠沽兒厠羣賢中可勝愧恨須實見得方可下筆常歷指古今翻摹諸異同得失別詳他譜不能盡録

放帖先學他妙處自是不勸自書先革己惡處自是不窘處長故正法因病設藥不若拔其尤爲易遵

臨帖得手處自能會心如書法所列某出于某之類初基人讀之大自不解正如水木芙蓉動植䑛干人研鍾尶一皆殊類齊名以至數種海棠同謂名花一莖茄的分條良藥或取于姿態或求其性情是乎非乎終成鬼物是以牝牡驪黃求骨法者視同一致也否則總令逼真不失故步遭逢識者皮相何有焉

俗人評書但問筆意學者評書但問帖意未免各中一魔作用在筆鑒賞在帖雖然受病故自有重輕也苟無

無學被人指出醜態能不辟易千里

初臨帖時求其逼真勿求美好既得形似但求美好勿求逼真

倣書與臨帖絕然兩途若認作一道大謬也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倣書但倣其用筆倣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于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意于所不當留枉費一生力氣皓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蕖出綠波于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為比固知人情在阿

堵中

引筆聯貫處不宜粗濁不惟不雅且于義不通何也本無之物非所當有況重取妨正乎無已上引可濃下引必淡行筆時貴宁念起筆處無停思宁念或重不停自輕勢所必然也榻本中或有反是者皆鉤刻之過剥蝕誤翻須以意逆勿為罷使

永興用筆善圓如魚浮雀躍矢落丸流不善學者翻成木彊分崩脫落矣率更結構善方如飛甍鏤楯檐牙交

錯不善學者遂作布馬排籌折釘斫橛矣
臨倣不能悉摹切以彼有得失我有去取不得不然耳
因以彩色識其旁自佳帖全倣外一取漢魏晉韻度法
則二取奇逸巧構三取有異通俗四取煩不嫌其太多
簡不避其太少五取草出于章真由于篆不失來歷六
取敗筆為功非名家不能到此七取正結構異結構難
結構三者得失處八取我之所難彼之所易作我師資
九取彼死此活彼謬此正彼闕此全諸刻十取各代名

流自署名姓或異或同奇正得失凡閲帖前先轉一過閲帖後再轉一過大能提撕警覺勿以肖細而忽諸

寒山帚談卷上